晏子春秋

四

特別
せ
5
1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晏子春秋

雜下

三卷

特別
せ
5
1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晏子春秋内篇雜下第六凡三章

6. 8. 30
購求

晏子卷之三下

雜下第六

公禁婦人為丈夫師不止晏子請內勿服第一

說苑政理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男一本作男子是

而賣賣鬻書作賣賣鬻亦如此字義通未詳塾馬肉於內也說苑作求買馬肉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公不祥而禁之 說苑政理

轂擊 說文轂輻所湊也

曰轂擊 太平御覽作犯轂 史記孫臏傳 列女傳辯通 漢書蒯通傳 無貴轂擊字皆言衆多也 與此異

景公夢五丈夫稱寡人晏子知其 說苑雜物

韋廬 說苑作倚廬 文選注作徙倚

畋 文選注作出畋 太平御覽作田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廼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公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志莫若教也 而棄 說苑作棄而 不能 說苑作不肖 莫若教也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畋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 梧丘 左氏秋丘當途梧丘 坐睡 說文睡坐寐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非 有老丈夫 文選注作見一丈夫

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 而葬 太平御覽作理

罟而駭獸 文選注作來驚獸非 故殺至其頭 太平御覽作故并斷其頭

同頭 文選注作犯 廣雅釋言蘇孔也孔所穴

曹 一本作夢非 曹多以曹爲夢

君子至易矣 說苑君子作人君 辨物篇用此文

景公請壽晏其妾弟四 說苑雜物

梟 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傳鴟鴞惡聲之鳥示足恥鳥有梟鴟郭璞注梟說文梟不孝鳥也自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按此即說文所云鴟旧留也旧或鴟莊子秋水

夫之丘此其地邪 耶 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命吏葬之國人不知其曹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公令至求之 文選注令作命 太平御覽作掘其葬處求之下有果知其言非

君憫骨 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 嘻 嘻者文記者之詞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 襍 一本作禱非

羊臺三年踊 不踊 說苑作通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鍾之誤 柏常騫 晏子作常君騫

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鳴聲乎 雞 一本作

篇鴟鴞夜撮蚤蔡豪未畫出瞋目粟見丘小即此物一名鵅說文鵅鵅也一名鴟丘鴟鴟鵅舍人注謂鵂鶹此南陽名鉤鴟又作格其鳥晝伏夜行為怪也衆經音義賈誼賦謂之服高誘注作南謂之鼓造皆即此物耳此昏下一作鴞者梟字假音字鴞声相近梟与鴞实二鳥也丘鴟鴞鴟注鴟鴞一名鴞鴟与所注鴟鴞鵂不同

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徙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說苑作翼假音字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命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為釀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為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為可以益壽今徙祭可以鴞鴞与梟鴟皆声相近故借鴞鴟字為之書前後各異傳寫之失也

漢書天文志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注尾北散

仰一本作抑薄歛說苑作薄賦歛且無說苑脫無字

成賦寢而師開室夕晏子辨其巫多五

室夕王侍御念孫曰夕与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

福兆 說苑作名

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汝薄歛毋費民且無命君知之 令君知之 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景公新成栢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短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短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

正徒正其生也多有西義周祀行人之仪不朝不夕郑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公曰太平御覽作公說之曰

景公病水菁曰晏子教占菁者對第六

封立城曷爲名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蹙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何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具書令太具作其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何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

據風俗通改太平御覽作晏子說其夢占夢者告謂反其書非反翻通或謂反義亦轉

晏子書公風俗通下有無所病三字

之力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

教臣風俗通下有對字

且風俗通作將

以占風俗通作使臣風俗通下有身字

公病瘍晏子臣之對之迺知群

將已太平御覽作將愈也

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爲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公兩賜之風俗通作公召更使兩賜之

則不信矣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玄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占夢者曰晏子之力也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瘍

疽說文久不離也

言按摩之也瘍也

不蔽文不能久之意

風俗通祀典篇用此文

熟何如意林作覽不得問國子國子曰如未熟李意林作色皆大如未熟李誤隨隨与椭聲相近玉篇椭狹長也隋或謂下陷

辟辟定整玉篇中絕謂之辟孫炎注辟半分也郭璞注中斷皮也扉陳設為之中裂似瘡与

晏子使吳吳王命譏者稱天子晏子惑第八

而撫瘍公曰熟乎曰熟熟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鹽御者具巾刷手溢之發席傳薦跪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苍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辯士辭

說苑奉使篇無行人又曰以下廿二字

就是說苑作惴非上篇惴初刃切慶不俱作慶慶俗字當為慶書互異寫者之失

習于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以諸侯之礼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晏子使楚楚為小門晏子稱使狗國入狗門第九

晏子短苑類聚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

晏子使楚意林作使人楚初學記作奉使楚

晏子春秋太平御覽作狗門

晏子使楚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傍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晏子使楚王王曰齊無

延太平御覽作迎

齊無人邪 太平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子為使今本脫一字非

說苑對曰下有齊之二字

不肖者使不肖主太平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一本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本作

欲辱晏子指而為齊人晏子橘章十

說苑奉使 爲字可疑

入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

踵說文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 成陰說苑意林孰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玉成雨則此當為陰

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

何為意林作容太平御覽作謂故直使楚矣太平御覽作楚王耳一作也說苑奉使篇

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用此文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

將至楚說苑楚作荊太平御覽作聘楚王說苑奉使篇

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

爲字可疑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

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

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

淮說苑執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 親長案說文木部橘果出江南笑香聲

按周禮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為枳

寡人反取病焉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晏子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曰齊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為枳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為枳

說苑奉使

王饗晏子進橘 前晏子不剖而第十一

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

考工記云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變此地氣也別本陽同云云

淮南則爲橘生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

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

熙嬉本作熙說文嬰說果也

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兗州自取弊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

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楚王進橘置

考工記築氏云削書刃也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

孟說苑作并

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

當去剖說苑上有橘字一字可疑

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

說苑無不字

說苑脫不字

然臣非不知也 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說苑臣道

晏子布衣棧車而見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麋鹿之裘　玉藻麋裘青豹裘卿大夫之服

棧軫之車　考工記棧車欲弇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仕板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

而駕駑馬以朝　今本所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韜裏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駑字又著之所無故後人竟改頓裏牝馬為之君命浮子　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命浮晏子時當罰爵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坐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

古之賢臣　今本作君據說苑改

國族　今本作國族據說苑改

君之主所職　今本外作內據說苑改

播之　今本之作之據說苑改

意者　說苑作誤

聞士　說苑作簡士

丘據浮或作袍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与郭氏所引合同疑尚有重出之章為後人刪去

賜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賜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閭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墻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
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
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
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栢既茂矣望
若美山然　蔡之類聚作華　監寫恐誤字
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因欲登彼
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
左傳部婁无松栢俗用塿小阜也
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
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栢部与附聲相近　裏二十四年
未登善句

見歲若月言惜歲易過如月也
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爲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
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
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
守尊謂之從酒也
寗氏高氏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　田氏鮑氏田無宇謚桓子鮑国謚文子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
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
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爲
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
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其家晏子使致公第十四
虎門杜預注左傳公門

怨利生孽 左傳怨作蘊杜預注蘊畜也孽妖害也蘊与怨聲相近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當竟作怨利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

劇 左傳作莒與劇不同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国慶氏亡 問上第二章公而請老于劇未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入討烈衣之

傳襄二十八年

子曰不可君不能節飭法而群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今本作棄者非禁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欲晏子對曰慶氏之

左傳作邶殿非北殿杜預云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按杜預云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

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適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夫生厚左傳作夫民生厚也 大禹謨厚字文 所謂幅也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益 慢左傳作嫚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棠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

平陰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 棠邑地理志有棠縣屬泰山郡後漢書郡国志高平侯国故棠邑章帝更名

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飾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

飭 說文敕習厭也飭与飾通

按說文解字云幅布帛廣也

○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福禍之媒也夫離治之富福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棠邑晏子願言以辭第十

反市 公市之譏云販市之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度　読如劇
字君　字尊也
左傳白字史記作伯尊
商漁鹽　商同商
說文行賈也

梁丘據言晏子食四不足景公割地封晏子辭第十七

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為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為池刑罰若此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小國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且曰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若是其貧也　蓋文類聚作如此貧字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

晏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說苑臣術
致千金市租　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賦於晏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宅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

十總總即稷假音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稷玉篇子公切說苑作升

五百作二百　太平御覽

聖人千慮至一得　史記作臨侯作聖人作智者愚人作愚者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屬上章古鈔本同五魯本作昔

說苑祖道篇用此文

五卯菖菜　周禮醢人節菹鄭氏注卯水虫杜子春讀節爲卯玄謂卯鳧葵也若即菖菹有字周禮醢菹鄭衆注菹水中魚衣鄭氏注菹筍萌說文菹水衣菹竹萌也

臺齊語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衛之四邑臺或即駘哀六年公子陽生入齊使胡姬以安孺子居賴文選之千駘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

景公以晏子衣食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無鹽　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營丘今青州臨淄是也

趣齊至升土趣當爲趨言皆至齊爭地也

田穉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事也第二十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菖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搏音博

惡有至封邑言恐子不肖仍致削祿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之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

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欲更　類聚作欲使更　晏子之宅　韓非作請徙子宅豫章之圃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容焉　類聚作居此宅焉　後人依左傳改之

則之　類聚作代

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

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

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

左傳昭三年

景公毀晏子隣以其宅益晏子因陳力以辭第二十二

毀其隣以益其宅　類聚其及景公毀其隣以益其宅

詩曰小雅巧言之詩

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

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

迺許之　沈啟南本下有臣云或作辭按今本皆與左傳文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言也晏卜其居而卜兆都舍居與舍爲韻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閭內

昔　類聚見作朝見

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

朝夕見　類聚見作朝見

隱至結　類聚居而顯其名親近而結于君

臣者脩其容止以待承命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

待承命　類聚作待命

疑左氏鍊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再拜以辭第二

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老乎再拜而辭

倍 倍与負声相近或与背通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第二十五

輅車 說文輅車軫前橫木也此當為路車借字言本車

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為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顯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說苑曰術篇用此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脫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與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脫粟之食　學記後漢書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實也蓋米之有稃者為粟脫粟免粟言出于稃而未舂也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常常行矛二十七

炙三弋　毛詩賓之射說文作𢿱繳射飛鳥也言炙食之肉

耳矣　前文作宮已与音相近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污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

晏子老辭邑景公許致車一乘而止第二十八

恤勞　按論語曰管氏有三歸注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

賞之以三歸　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論語八佾篇子曰管氏

有婦以咸臣三婦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婦之臺以為臺名非說苑蓋言築臺以居三婦耳此云賞之竺三婦韓非云使子有三婦之家則非臺明矣

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乎其不肖乎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知惛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子病將死妻問伯言云毋變尔俗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脫晏字）

子病將死鑿楹納書言命子壯而示之二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或云竊恐禁字）

竊飾服任竊為韻任字急讀

文化丁丑夏青月
有戍時孫氏書
義手自抄了

特別 せ 5 112

晏子春秋卷之三下

春秋內篇諫下第六

西子湖濱寶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特別
せ
5
1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晏子春秋4巻』　請求記号 せ-112

ガラス使用